

史記菁華錄

卷三

310605-001-0

69-111

史記菁華錄

1-3

69
6
111

東遊集卷之二

扶弱
先緒
心身
藏板

史記菁華錄題辭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輠而味益深長願其
夥頤奧衍既不能束之巾笥又往詰評林迄無定本
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竅卻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
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習次而龍門之
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爲快事矣
客有論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摩摘刺
取之能無剽撈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
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

此史記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正宗特分議論敘事爲兩途實原本尙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蓋文選以下別無薈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爲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

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旣知夫三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卽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畧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沂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

之泱漭觀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
烟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
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忼
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蠶叢魚鳧
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窅巉峭幽深吾於其
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
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
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
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

遊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
耳傭而目僂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
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鈞章棘句卽掩卷不遑
卒讀者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竅卻之
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擄之不古也其爲自欺以欺
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
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
以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遊此亦
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臥遊之逸品也

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苧田氏題

史記菁華錄

卷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六國表

封禪書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

兵。誅暴亂。以謙吻作夸。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

總前六國罪。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言下已前無古人矣。丞相綰御史大

夫劫廷尉斯等。秦初三公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

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看其即

敷術不更。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

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先儒謂秦時
詔令雜以吏
牘自是一種
文字。然漢
之下。漢詔之
前。實另具一
段。情嚴。而
光景。此其第
一。台也。絕上
不羣。

先自定議復
稱制以可之
也
稱制可奏始
於此實為始
峭
只三十餘字
有援以百餘
客有以制

秦人萬古罪案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有古有天皇有

即萬古功案 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古拙可愛此即封臣等昧死

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

曰去泰著皇古勁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又了制曰朕聞太古

有號母諡首援太古為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

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斷得自今

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

于萬世傳之無窮意極愚而

詞極宛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母以

填之填鎮古字通用亦有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

下其議於羣臣亦始此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凡人臣

援目前所至切者為言則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

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總只申初令之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

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

便數言利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

害皆盡

然秦計誠非
然千古不能
易者其重之
勢使然也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始皇語語有蓋世之氣分天下以為三十六

郡郡置守尉監等官三更名民曰黔首大酺以大酺收

又逐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宮廷中一銷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

同文字律二同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地三輿徙天下豪

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地徙天下豪

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四建

京

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

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

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即亦

初并天下之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

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

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

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喜操切此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痛切而今青臣又面諛

其法最古健
施法一切或
樂

始與初令羣
百既以為上
古所承自五
帝所及故
凡進得者皆

以。帝。下。之。過。重。字。妙。非。忠。臣。始。皇。下。其。議。越。言。亦。皇。猶。知。下。其。議。可。不。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謂。猶。有。君。人。之。度。乎。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曲。引。古。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段。為。焚。書。案。然。屢。提。儒。生。過。失。實。為。坑。儒。伏。脉。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諸。生。罪。案。已。定。其。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亦。從。平。定。一。統。是。以。諸。君。有。把。握。

前段專做清
于故文勢作
頌

後段歸結詩
書特更其法
起

妙在寫得紛
紛雜便見
詩字繁其境
事

以。重。陛。下。之。過。重。字。妙。非。忠。臣。始。皇。下。其。議。越。言。亦。皇。猶。知。下。其。議。可。不。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謂。猶。有。君。人。之。度。乎。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曲。引。古。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段。為。焚。書。案。然。屢。提。儒。生。過。失。實。為。坑。儒。伏。脉。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諸。生。罪。案。已。定。其。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亦。從。平。定。一。統。是。以。諸。君。有。把。握。

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人。各。以。其。所。私。學。者。為。善。也。長。句。曲。而。勁。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二。皆。指。是。古。非。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今。者。言。之。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秦。時。奏。議。凡。欲。重。其。罪。者。多。疊。雜。如。此。弗。禁。則。主。勢。而。出。之。如。逐。客。督。責。諸。書。皆。然。禁。之。便。臣。請。史。官。非。降。乎。上。黨。與。成。乎。下。人。心。孔。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左。史。記。事。右。史。記。善。古。制。也。兩。層。上。指。記。事。之。書。下。指。記。

每吳中云云
數句正其
皆出項梁下
一何也看以
是知其能五
字自明古文
針路若如此

當效以兵法
時已知其
可謂此處奇
定宜有可使
在之其矣
細思自詳

守既知項梁
能即委之可
耳何為又批
一亡去之桓
楚如其言事
何時就于成
前竟後如此
所以卒其其
首也

夫叙二項各
各據眉欲括
寫生妙手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

梁下者未能或之先句法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

梁嘗為主辦名甚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有心

處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

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蠻得妙與高祖語互看梁掩

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史公一生得意此四字籍長八

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其列籍本紀亦坐此雖

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顧吳中子弟秦二世元年七月

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通字疑守之謂

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

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守所見亦

殺觀其辭氣需緩正是時桓楚亡在澤中爽入一句

與羽之才氣相射也敘事好筆

法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趁風起帆

勢如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敘項梁如

脫兔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生龍活虎與

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

臾迅捷梁眴法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此

起眉自然只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成羣雄事業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以上皆

下待局... 文... 往... 三... 必... 專...

王籍為從故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論以所為起大事

只如此寫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論以所為起大事

隲括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

法合所舉所收 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

將兵者候軍候主偵 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

敵司馬主軍政賞罰 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

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 皆伏 閒處着 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

一結下文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

另起一案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

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 夾敘一事 非傳中正

文也看其簡處則極簡兩行中寫許多 項梁乃以八

千人渡江而西 如椽之筆與 傳末作章法

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

勝敗固當 借陳勝引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

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 倒至今憐 故楚南公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識緯 今陳勝首事 遙接敗 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

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應起句 為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

起范增三句 字字無浪下 年七十與羽 白相... 欲借... 立基... 坡謂... 為... 證即為其孫

羊寫脚色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點破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

由李斯益輕秦有驕色為梁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

而將驕卒惰者敗宋義語只是尋常見識耳幸而中

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

宋義使於齊時田假立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

將見武信君乎即項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

徐行語生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

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點明定陶項梁死自作章法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裝頭長見楚

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語甚撇輕正妙在

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懷王殊非妮妮下人因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特插此三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救趙點出一段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

軍如後世特置之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

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

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

此段特為後
王身力
本力
結
語
文
字

公的二字古
元也

陰令之說而詞又未。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

畢直畫亦畫不到。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

於懷王。了宋義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寫出太阿當

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以上一大段總寫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又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

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先潤戰少利陳餘趙將復

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寫羽才於是至則

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自與後已

破句應先

全所也也全得萬

地以年可奇

寫一遍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

完事蹟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又重寫一

功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本助諸侯擊秦也反寫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

諸侯惴恐加倍寫法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登高而呼項

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餘響猶震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

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此引字古文伏
之注如伏
一字如伏
一字如伏
一字如伏
一字如伏

羽大怒有次序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

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使人言於項羽曰小人多事不知彼沛公欲王關

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語陋項羽大怒曰旦日

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語直捷有勢正與後許諾當

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

上提清全局與後對看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

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特特與曹無傷珍寶盡有之此其志不在小吾令

言不相仇所以表出范增

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還其旦日擊破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

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

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俱死也

十餘字耳敘得情事俱盡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

性情態色俱現千古奇筆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

者從容曰鯁生說我曰急中罵語距關毋納諸侯秦

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

前一人一倅

張良開口提
韓王所謂不
義自指韓也

前一人一倅

乎容偏從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又急遽

傳神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底到

從容音節琅琅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自出機警張良

日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

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機警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絕人機警張良出邀項伯項伯即

入見沛公此等處皆特寫項伯沛公奉卮酒為壽約

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

也自解語與曹無傷語對針若范增日夜望將軍至

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語氣詳慎卑

特特與項羽對看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

不蚤自來謝項王媿媿如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

去線索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

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

不如因善遇之兄弟之益如此所以謂沛項王許諾

直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

將軍戮力而攻秦一合說來化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反守下得
尚以君待
其臣不煩解
而自釋矣

此下一段于
古處危地
放榜樣未可

卷之四

及長稱大將
項王曰壯士
且無避卮酒
借秦王罵
項羽巧甚
之勝之懷

盡裂出色項王拔劍而踞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
之參乘樊噲者也一問一答如布定着數項王曰壯
士品目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處分噲拜謝起立而
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
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此等瑣細處愈見噲
之氣雄萬夫若一直
且無避卮酒安足辭借勢遞入夫秦王有虎狼之心
借秦王罵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
項羽巧甚殺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當
之勝之懷

羽深諱此約偏要提出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臺
矣尤妙在下文回護得好
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還
霸上木增之策故此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
語前所無此獨宣之
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先人秦應
以封侯之賞推尊項王明明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
以霸王歸之所謂回互法也
人此亡秦之續耳亡秦語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
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寫此時情坐須臾沛公起
如廁因招樊噲出細婉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
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樊將軍快絕如今人方為刀
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奇絕語看熟不覺耳於是遂去乃令張良
留謝張良留謝自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
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
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
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重提一筆以醒大關沛
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
四人持劍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先將行色
點出方張良一語良正心苦於此可見其先
語張良下重敘行色如何再接入鴻門留謝事乎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
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八字是子房意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以醉為托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雙再拜獻大
將軍足下數語耳方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
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直說妙詞又遜婉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反襯亞父受王斗置之地拔
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憤極罵不得項奪
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亦遙與謂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
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八字是子房意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以醉為托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雙再拜獻大
將軍足下數語耳方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
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直說妙詞又遜婉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反襯亞父受王斗置之地拔
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憤極罵不得項奪
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亦遙與謂

千之...
將...
...
...

項羽沛公范...
...
...
...

伏於此

漢兵五十六...
...
...
...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

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

鏡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已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

其地而王之

立諸將為侯王

此段寫初增業已講解門事

指義帝先入關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

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

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

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

豈非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

整筆提出數目下乃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

以精兵三萬人

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不滿甚矣與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

日中大破漢軍

路戰來目晨至日

漢軍皆走相隨

五十六萬人
死數十萬而
去前中隔以
天幸後之漢
之幸漢之惜

相隨字妙便如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
士崩不可收拾
南走山半入水半欲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之逼
舍山仍趨入水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
寫得如看戲劇
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上又加多字下着水不
已將五六十萬人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人開除殆盡矣
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逢迎字妙非
不出真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乃神筆
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應東伐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
王家此先聲也在漢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

逢得孝惠魯元求室家另是一段小文字着其筆之碎而成章乃載行楚騎

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忍心可與項王

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

棄之得滕公語漢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兵

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伏平國

漢王之出滎陽項王圍漢滎陽以南走宛葉得九江

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泉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

泉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泉北門渡河走修武能忍

前段出色寫
項王之能戰
此段出色寫
漢王之善忍

漢兵在草不足即取也
全始彭越
撥得如

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
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
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
王得淮陽侯兵遙接走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
壁河內能忍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
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
就敖倉食楚之敗也以乏食看其隱隱隆隆由漸寫
此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
月當此時另從數月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
內重寫

先偏多謂分
義之語為英
雄作略大公
全始彭越
得不意否謂
父子之親分
離疎而理則
一當其推墮
子女時忍心
固已畢現豈
得謂孝慈魯
元亦屬其推

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項策已竭乃告漢王曰今
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
王曰約為兄弟可謂廷矣只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
翁則幸分我一杯羹是頑鈍得妙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
下事未可知終虧鴻門且為天下者不顧家諫得雖
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
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忽作斷案語渡下項王謂漢
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
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語有君人之
度惜其欲挑

墮... 取此... 準... 說不必... 之

侯公往直請
太公耳乃反
先寫中分天
下而後許歸
太公又其約
出自項王可
知以兵罷食
盡之勢情見
勢屈太公去
而事愈不可
為矣

戰以決之仍是
武夫習氣耳
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忍能

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
獨騎相持不用兵
卒者謂之挑戰
漢有善騎

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
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

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人壁不敢復出
連用三
不敢字

極意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此等皆
極寫項

王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
徑造漢

王數之
歷數項
王怒欲一戰
不濟
漢王不聽
五
能忍

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能忍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
成敗大關日提
出大有筆力

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
如太公在楚漢亦
未敢逞也特先補

此一事在前
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至是項王欲休而漢愈不肯休
項王許之
此許之專
指歸太公

矣范增若在必不離披至此
往說句
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

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
千古高見真
有英雄作略
因此

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
反言以
為厭勝
王已

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
故作抑揚當時必
無欲西歸之事
張

漢所欲破者一羽耳。今獨力既不能而必資信越子。房乃勸以與之。共分天下。是滅一羽復生二羽矣。且信越之雄。又非羽所可同。年而論也。然而當日子房

勸侯之賞。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反筆甚。遂以滅夫。人用鳥喙長。草以已疾疾之。既已其去。鳥喙長。葛而惟。恐不速也。必至之。勢矣。而惜乎信越之不能見及此也。

長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反挑動

楚兵罷食盡。再言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

遂取之。狠辣視約誓如兒戲。千古此類至多。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

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

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

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自守。臨滅復作一振。極寫楚之善戰。謂張子房曰。諸侯不

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此兩人非免首以求。

對侯之賞。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反筆甚。危悚。君王能自陳

以東。傅海。盡與韓信。可謂驚人之論。非子房不能道。

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

也。說得透真。漢王曰。善。快甚。正與刻印。忍弗與者對看。於是乃發

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

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

越皆報曰。請今進兵。信越淺其禍。韓信乃從齊往。劉

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信越置兩頭。中間劉周敘四路。兵錯

絲得妙。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六亦地名。

兵罷食盡之
語凡三處之
正與項王
亡我公力
應史公力
項王占地
其不肯
敗論英雄
此皆所謂
篇之中三致
意焉者也

以下皆子長
極意摹神之
筆非他傳可
比

周殷楚之大司馬也。以舒之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
屠剪六地并舉九江兵來會也。

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三言漢軍及諸

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亂其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思亂而項

王則夜起飲帳中。史公每着則字有美人名虞。常幸

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二句如詩於是項王乃悲歌。忼

慨。四字有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結煞才氣時

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英雄氣短兒女情深。干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

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

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此句起案直夜潰圍南出。馳

走平明。漢軍乃覺之。數重之圍如兒令騎將灌嬰以

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隨途項

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兵不厭詐一田父一亭

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

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

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

身七十餘戰。句句從戰上誇張所當者破。所擊者服。

在羽固為實錄

所當者破所擊者服

從來取天下者而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

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已成原無他籍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雄甚亦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得聲勢令四而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欲以悞漢兵於俱有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取彼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於斬將之後又加一叱退之將所謂餘勇可賈也皆加倍

寫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二處各置一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因殺出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既出圍則復聚為一乃謂其騎曰何如情景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始欲烏江亭長檣船待先輩指為為漢所謂項三日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至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一笑字疑亭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又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項王語本一
片中問別描
呂馬童數筆
此夾敘法

傳末贅魯公
案裏裏有餘
韻

暴字不必作
暴與解只是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其言最長厚縱彼
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欲
知其疑蓋知其疑而不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
敢乘我之舟斯不武矣以馬與長者好處分乃令騎皆
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者好處分乃令騎皆
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
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
人乎尋一自到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
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
乃自剄而死以身與故人
又好處分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
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
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絕好及其死魯
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
而去于情于理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
為射陽侯合敘中見桃侯平皋侯立武侯皆項氏賜
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
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非神明之術
何能而此後
聖宗

由難矣至過
矣終以豈不
謬哉三層貶
法雖列三段
然只是三段
之後作一反
掉以總結其

一以生
足以
純靠用兵必
不足
業也

陳涉首難。豪傑蠶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三句見勝之實難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正所謂暴興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此列于本紀之
旨。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指傳中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語其意已滿矣放逐義帝而自立。
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
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起兵三年有國五年暴得者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
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總承上

段非又別
作一既



漢室定鼎。於諸功臣。世
伐大。事。皆。詳。列。傳。中。及
多。載。其。細。微。則。局。祖。本。紀。則
時。事。及。他。神。異。符。驗。所。以。神
其。文。繁。而。不。殺。靈。而。不。滯。
歎。後。世。撰。實。錄。者。不。敢。復
用。此。格。而。因。以。竟。無。可。傳
之。文。也。

高祖本紀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鬣。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一篇提綱語其
妙。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上亭長。廷
中。吏。無所不狎侮。亦從豁如。中來若齷齪。好酒及色。常
從王媪。武負。買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
之。此段只摹其好酒。故知高祖每酷。留飲酒。讐數倍。
始。則。索。錢。數。倍。常。價。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
責。歲。終。不。高。祖。常。繇。咸。陽。縱。觀。天子。出。禁。人。觀。此。時
責。所。負。高。祖。常。繇。咸。陽。縱。觀。偶。值。縱。觀。故。高。祖。得

高祖豁達大度乃數數索情于相人之術迫後光武迭與又酷信識緯家言是

以漢家一代之間不出術數圖緯是豈非有天下者萬世之龜鑑哉

觀秦皇帝骨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與

羽語參看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

中豪傑更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以

財物輸人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此語若逆

皆曰進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書字于刺曰

三字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

也呂公者好相人史公每用夾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之引入坐接上迎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

蕭何二段並一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公

酒闌呂公因曰固留高祖酒闌後罷三段高祖竟酒

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

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

許與劉季順手補出兩事文味穠至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點晴生孝

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重常告歸之田呂后與

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看他

兩個相人無一筆犯連敘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
元亦皆貴相人凡換四樣筆乃至一字不同老父已去

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

貫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

嬰兒皆似君漢書似作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

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收得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對黥會甄收兵會布走

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一留字與下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亦應傳首發沛中兒得

領中即云富
關下歸故鄉
如衣繡衣行
及城下之敗
恍慨歌詩英
雄氣盡此紀
與段正語語
氣象一一如
綱史公之無
後學千古無
耶也

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摹情寫景一步白為

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首言遭威加海內兮定鼎

歸故鄉次言歸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終因布反而令

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先歌後舞慷慨傷懷泣數

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詩自註出吾雖都關中

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生而悲死而且朕自沛公

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亦如以魯

羽之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又諸

母文愈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前悲此樂其十

酣恣情文一也

凡敘事皆分
之法逐段加
節次逐段加
潤其味愈
濃下解其
如解其矣

贊又極莊重
極雅馴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

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送之

獻食如高祖復留再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

沛幸得復豐未復此段只為豐邑請復唯陛下哀憐

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

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字法句忠之敝小人以野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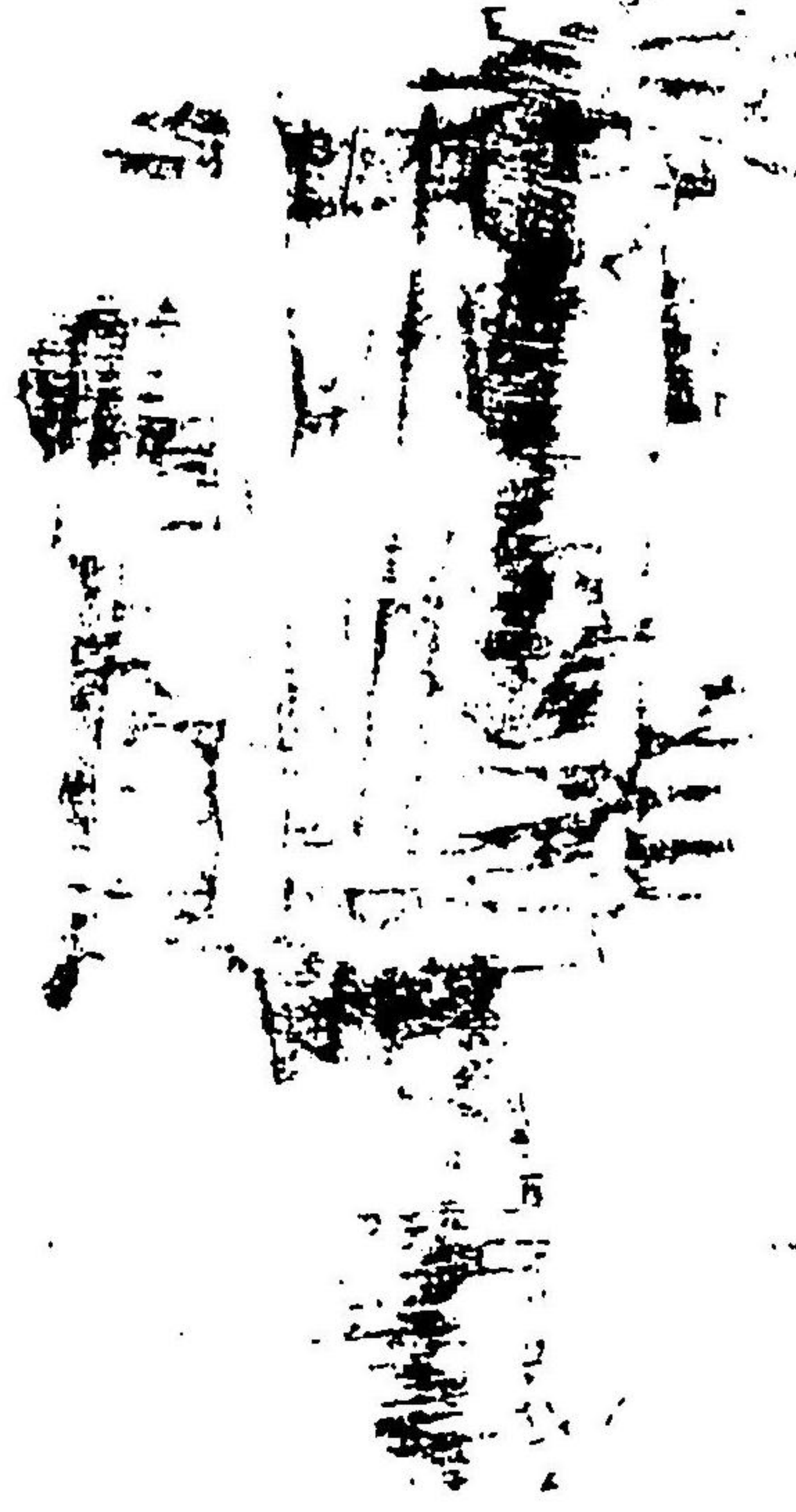
妙野喬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古云般

蓋敬而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

莫若以忠三玉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

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明明不許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用繫辭得天統矣



高祖功臣表

從古功臣封
誓引入一腔
忠厚之意益
然言下正與
漢之少恩作
激射可謂工
於立言

史記凡用數

太史公曰。古者大臣功有五品。首提人臣之功說入
 得。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
 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功皆有明等。積日之用。封爵
 之誓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礪。接手便援。封誓妙國
 以永爾愛。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
 陵夷衰微也。臣之罪戾上之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
 首封。案伏下。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何必舊聞。何書
 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周封八百。幽厲之

意文法長續
筆力後人為
之辨辨辨辨

三段專以驕
淫定臣子罪
案然表中以
此失侯然少
改妙

宗曲用侯
終根陽阿侯
齊仁戴侯
蒙穀陵侯馮
復余別有攷

緝與混同古
字通用帝王
各殊禮而異
務則侯之存
亡難以古為
例矣

後見於春秋六七百年矣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

有餘載如虞思陳滿柏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

仁義奉上法哉此句專責臣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

餘人高祖功臣同異姓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原其始封之安是以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

息原其所以失之者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

自倍富厚如之自倍其封以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

九字總至太初武帝景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

命亡國耗矣由始封至此纔百年而亡者百罔亦少

密焉然皆身無競競於當世之禁云只罔亦少密句

下之又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

急收轉居今句正明其罔密也古之道與當世之禁對看既

未必同則雖志古之道而亦難免于今之世矣言外

咸慨良深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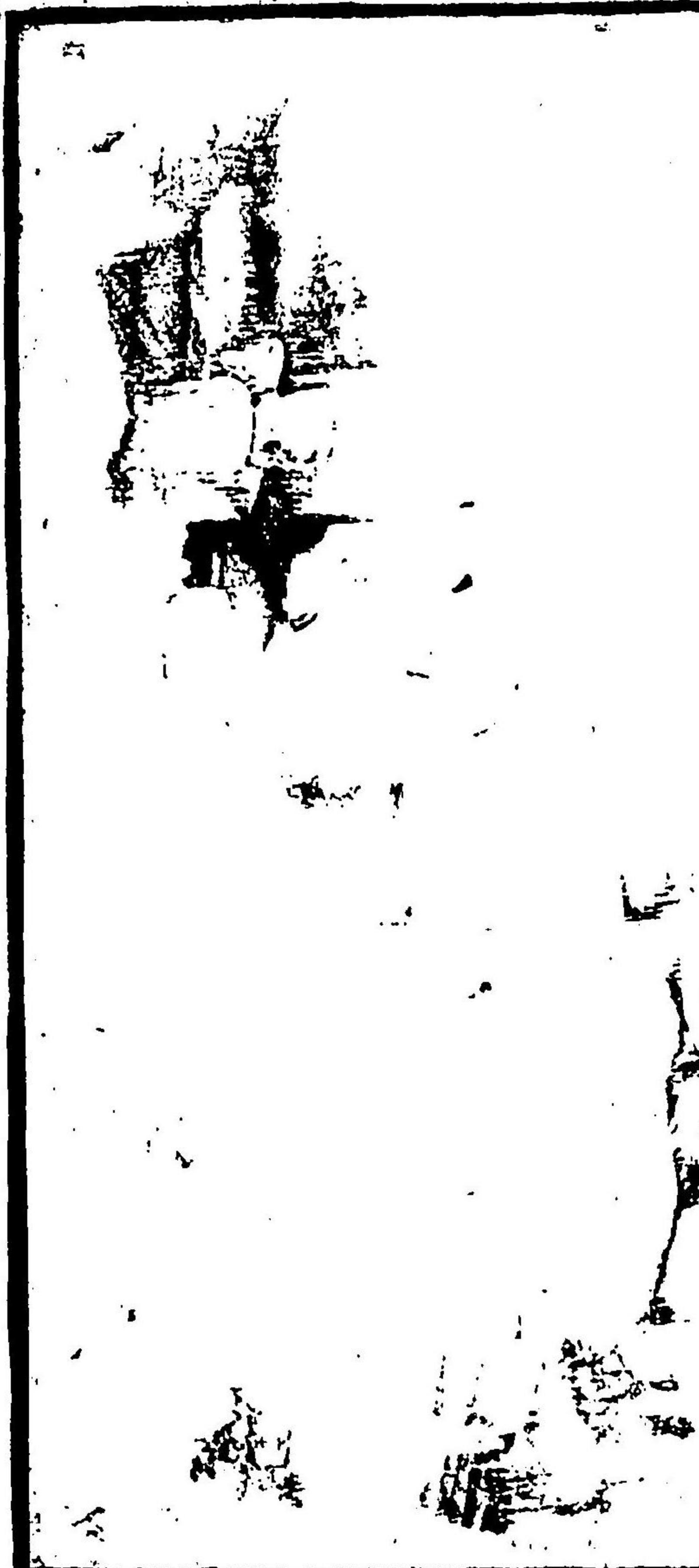
緝乎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何必舊聞當時得失之林只是今時禁綱耳於

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

者闕之闕疑之意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孝武殫括利源尊顯卜式而功臣列侯莫肯輸財
助邊于是元鼎五年坐酎金奪爵者百餘人而高
祖功臣盡矣亡非其罪所謂網亦少密也知此則
是篇宛轉歎息之意雪亮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所讀蓋亦初作難三字是陳秦紀也

發於陳陟暴戾滅秦四字是項羽身分自項氏撥亂誅暴平

定海內卒踐帝祚高祖結果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

令三嬪陳項劉也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此受命實兼說三家所以史記於陳涉稱世家於羽

稱本紀惟其五年之間而有三朝受命所以為亟俗

解專指高祖昔虞夏之興積德累功數十年德洽百

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

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總上

西漢文字雅不用排比故連敘三四事必有句變調非有意作奇其筆性自高也故學文自秦漢入者必不隨六朝俳體至史公則又字字稱量銖兩而後出之

後半只作一
氣貫注之筆
趕出而無天
字兩個大聖
來結互送離

數十字中
有萬仞陡注
之勢其得力
只在中間一
句若問一筆
兇轉有千鈞
力

言湯武此句端拈武王古文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
如此甚多正以疎而得妙

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

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逆攔一筆正見受命秦既稱

帝患兵革不伏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以下

為本朝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

占身分總攝得勢文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筆峻挺絕無

厄着此句便疎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

耳故發憤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四字蓋古

語也筆致

勁疾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作

像不盡之筆煞出受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

乎命之正獨尊本朝

題自秦楚之際試問二世既亡漢國未建此時號

令所出非項羽而誰又當山東蠶起六國復立武

信初興沛公未兆此時號令所出非陳勝而誰故

不可言秦不可言楚謂之際者凡以陳項兩雄也

表為兩雄而作却以記本朝勦業之由故首以三

家並起而言下軒輕自明次引古反擊一段然後

收歸本朝作贊歎不盡之語以結之布局之工未易測也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起結以秦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

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時者郊祀之名秦有五時各以其地係之

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

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

藩臣文法古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

隴攘夷狄尊陳寶陳寶亦營岐雍之間而穆公

修政東竟竟境通用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

此是穆公始伯是後陪臣執政以上言秦以下言六國大夫

三段逐步緊來

秦之與僭亂何可勝記此特拈西時用事上帝起所若育天助一段地次拈論隴管岐之事所以伏中間收功實者嘗於西北一段也文章脈絡指出朗若列眉矣

此後其世以
六國年表
意然秦紀
順世代聚
道下段散特
舉耳合之弊
以見秦紀之
不可不也
文亦始於照
燧

室以故滅惜哉惜哉。先宕開一筆然後接出秦紀獨
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
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六國表蓋採秦紀為秦取天
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如變封建為郡縣之類後
世亦蒙其利當時諸侯放
恣非秦之力不能驅除之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
也秦紀之不可廢者如此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
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
以耳食無異悲夫。學者動稱法上古而不知法後王
故笑秦紀為不足道正猶食不以
口而以耳徒聽他人之毀譽以為
棄取而不自知其味之果何在也余於是因秦記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
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以年
百七十年之事上紹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統史公心事如此
子長因秦紀初立年表上紹春秋之書法下開綱
目之源流是一部史記大主腦但春秋以魯為主
綱目以正統之君為主六國年表則分界層格各
國自為其主以其時勢均力敵地醜德齊無可統
攝之義也然六國之興滅惟一秦始終之秦雖不
可以統六國而未始不可以貫六國况上世之文

列邦之史已爲秦人收付一炬則臨文考事舍秦紀更無可憑所以入手先敘秦之漸強次卽夾敘六國之寢盛此卽六國表前半公案也次敘秦之并天下而六國表後半公案已漸滅其中然其言外却復老大悲慨老大不平因起手得天之意挽住西時郊天作一疑又因起手踰隴營岐之事串出西北收功作一信此是題外原題之法也然後轉出焚書之後他無可据故不得不援秦紀以存二百七十年崖略而世儒動欲遠法上古殊不知

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傳所謂法後王者其理不可易也未乃明點出踵春秋之後著興壞之端則又藉秦紀而不爲秦紀用者矣

封禪書

加于山之
命之符曰封
除地于山之
陰而祭曰禪
求神仙致方
士等事而附
會之符其
事曰封禪書
其書曰封禪
書其文頗曼
衍補其故先
以其不可
得聞其細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起得情蓋有無其應而
用事者矣妙插此句一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
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一句句縮定至梁父矣而
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然則武
將何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
以封禪為禮樂直指其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先嵌
儀言之耳斷章取義法一句
為本朝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
占地步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此段專言秦
時則秦之事
也故多年通
齊之語以先
發其端

秦之文襄皆
非受命之君
而自作為詔
如此則漢武
本已受命而
反致其端詔

史公正意也此
忽于作酈特
後勞捕吳陽
武時及好時
之廢時而以
傳則不短之
謂無其意而
用事者已始
見于此矣凡
此皆為後文
伏線也其筆
力之有歸于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從首段人脈諸侯恣行

而幽王為犬戎所害周東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

封禪書夾敘擊匈奴事始列為諸侯以上敘秦來秦

此語亦非無故而下愿作受命案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陰觀受作西

時祠白帝已為封禪之濫觴其性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

秦人杜撰之儀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於汧渭之

也跟前儀字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

廊行陰觀受命之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

之無稽於是作酈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始曰祠既

而自未作酈時也忽轉入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

東有好時皆即地皆廢無祠則不知或曰自古以雍

州積高荒唐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

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

紳者不道作酈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

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數歲來來也常以夜光

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

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即此自以為

百代封禪
受命無異
施而封禪
符瑞皆具
山書大書
之

也。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

所記者十有二焉。總言封泰山禪梁父而下所列十

諸皆梁父之支阜也。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虞義封泰山禪

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侂封泰山禪

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

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歷

指數不知何據。大約欲以伏羲神農諸首出之。君歷
倒桓公而抑其侈耳。觀下窮以辭三字其意灼然可
見。讀者切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歸重此一句。蓋桓公
莫認真。

桓公自侈其
九合耳必從
車兩南北進
征遠法說入
何也蓋武帝
封禪求仙之
舉實在北征
匈奴東誅
夷朝內從
定節存節之
後其侈心正
復相類特借
此對照乃微
詞也凡讀史

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

車上卑耳之山。甚言窮極幽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管仲

二君而桓公獨舉三代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

辭因設之以事。節奏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

禾。文字鉅麗所以為盛。秦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

以為藉也。古者薦神之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

翼之鳥。所以為羞其說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

齊魯諸生所
言封禪之儀
或古或今不
可非然也而
易行也後自
原其本不知
世其所以是
一片怪大之
心耳其檢金
繩維慈不盛
此其儀之所
以結而不行
也

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大議封禪之儀。諸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以蒲裹車輪。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掃地而祭。不築壇。席用菹。楷。蒲。榦也。皆言其易遵也。始

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想復人人殊。

上特著其。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自行其意。至巔

大畧耳。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揣註一從陰道下。

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只是與

時。鄒時等事。一副主意。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

耳。可見前詳敘之妙。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

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

之。其意以為傷山之土石草木。而山靈不於是始。皇

之。享也。書生之見。殊陋。著此亦以醜之。於是始。皇

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

之屬。一線飄去。轉入求仙。亦有烟雲變幻之奇。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語見衍論著終始五德之

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其言以秦為

故。始皇以其言驗。而神之也。豈知一變而遂。而宋母

為。訪士之祖。學術之不可不慎于此。可見。而宋母

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便道形

解鎖化。依於鬼神之事。方立皆燕齊人。此處騶衍以

此段盡搜方
士根抵為文
成五利並聯
後下針無一
語不為武帝
喚醒其文沈
洋迄盡五
花八門之巧

其

描寫三神山
一句一境使
人即之不得
離之不能說
幻術維其文
匪之妙即其
風雲異氣矣
千古絕筆

詳寫始皇求
仙之勤乃以
為武帝前車
之鑒耳其三
遊海上亦是
三疊文法寫
來轉覺蒼勁
絕無排比之
迹

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重提以總斷之。即而燕齊海

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

自此興不可勝數也由怪迂而阿諛由阿諛而愈下也。自威宣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君求仙不見他書而此亦援以起

脈要亦假此三神山者其傳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借之辭妙在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遠之蓋嘗有至者又引

之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主腦其物禽獸盡白

而黃金銀為官闕加一層未至望之如雲此句明及

到三神山反居水下幻極可知如雲之臨之風輒引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死心塌地求之及

至秦始皇并天下遙接威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

勝數與前不可。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描

一片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

為解交接驛。曰未能至望見之焉照應。其明年始

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

石考人海方士稽核考察之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

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

奇藥總結三段。不得還至沙邱崩收得。二世元年東

意于此

史記卷六

卷六

昭皇立石已
世通志所至
復刻書其旁
以道其不
俱曰之也

從來禩祥之
說歷代所不
能廢然其流
而曰甚者未
有不本于祖
宗之作法者
也孝武於祠
求神仙不遺
餘力實高祖
有以敬之高
祖即位又秦
弊政殆盡而
祠祭荒謬之
與彌多因之
此段特指兩
個如故字意
微而顯

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

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忽挽入封禪本義

二行亦如文章之過渡相似求仙之後綴以此

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應筆諸儒生

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遙接

風雨則譏之一皆譌音訛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

擊不得封禪針線極密而文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

事者耶點逗首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

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即本紀中語易數字而

文字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起徇沛為沛公則祀蚩

尤釁鼓旗此篇所重者祠祭其他法制則客遂以十

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

首以上為而色尚赤應赤帝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

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

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秦時四

各以其時創立原屬不經高祖以意斷莫知其說於

是謂之雜畧則可謂之典禮則不可

命曰北時高祖於栢人則曰栢人者逼于人也于婁

敬則云婁者乃劉也于此云乃待我而具

公孫臣之言
即驗行之說
也其言未必
盡謬然一為
所動而新垣
平即得以此
誕之說為龍
干進其後雖

以誅死而文
成五利之屬
已接鍾子闕
下矣且文帝
於賈誼所陳
改正朔易服
色諸事則謙
讓未遑獨于
公孫臣輩信
之甚篤謂非
貽謀之不善
耶

五也皆是憑臆造古
寵爽可愛具見英風
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
祝官復置太祝太宰
如其故儀禮承秦之
因令縣為
公社即粉榆社之類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
敬祭作法如此子孫安得不有
加無今上帝之祭及
山川諸神當祠者各
以其時禮
已乎祠之如故又下如故字妙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
始秦得水德今漢受
之推終始傳則漢當
土德土德之應黃龍
見從來術數之學必有驗而後能動人
宜改正朔易服色色
上黃是時丞相張蒼
好律歷以為漢為
水德之始秦之為水德舊矣而蒼乃以漢為水德之始者其意以秦為閏位不

是當五德之數也
故河決金堤其符也
然以河決為水德之
應則遷就誣罔矣

年始冬十月色外黑
內赤與德相應如公
孫臣言非也罷之後
三歲黃龍見成紀
符瑞之興天若成之
文帝乃召公孫臣
拜為博士與諸生草
改歷服色事其夏下
詔曰異物之神見於
成紀無害於民歲以
有年朕祈郊上帝諸
神說符瑞而歸功歲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與民固自得體
皆曰古者天子夏親
郊祠上帝於郊故曰
郊于是夏

四月文帝始郊見雍
五時祠衣皆上赤
此段於公孫臣後綴郊祀見未失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於正也

前公孫臣之說。謂成以黃龍見。其後及符合。而後官之。至新垣平望氣。則惟其言是憑。而無從察驗矣。逐步寫來。得失自見。

上大夫之貴。千金之賜。于平何功。方士

之按踵而至。不亦宜乎。

新垣平以望氣見其初。但作渭陽五帝祠。幻而未失其常。所以嘗試上意也。至是文帝忽自見五人。而憑意造幻。別立五帝壇。平於是而有以窺帝矣。於是玉杯汾鼎紛紛誕妄。一依於氣以爲之說。

北有神氣。望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舍生方墓死方也。其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而遽信之。同字。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詳寫殿制以著其矯誣不經。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前年議。夏親郊。今直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權火其制如秤。鍾著于林。木數步一置。蓋庭燎之變也。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正制。備舉而

曰。謀議巡狩封禪事。忽帶入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

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

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望氣平言上

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伎倆畢露。淺誕如此。宜有殺身之禍。已視之。果

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微以求仙。不平又言臣

候日再中。望氣事三。居頃之日。却復中。愈於是始更以十

七年爲元年。段段用於是字。見其信之如響。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

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

氣。望氣事四。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

次序繁瑣豈非以著述之失耶

收得徑淨文帝天資極高于此可見正與武帝末着輪看之詔對

兩制是時生提明其事而後疏解之此法乃千古文章開山手最為悍勁史公文絕少排比處惟此段前云是時上求神君下接以神君者云云後云是時李少君下接以少君者云云一非比法也又敘武安侯事畢云一座盡驚駭

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三段俱用平言上平又言平言曰更

端起緒叠出不休蓋平一見拜上大夫人其後

貴不加益故屢以詐求售言外終見文帝之賢人有

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結穴下平吏治

誅夷新垣平聖主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

明之事因神明之偽而并息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一齊結煞後常三歲一

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亦從郊祀引入後常三歲一

却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既氏觀提法如奇峯

妙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即童死也見神于先後宛若

先後即始媿之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祀逐段顯著

稱宛若其字也開來文簡而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姓王民武

密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此四句方正應是時李少君別起亦以祠竈穀道

謂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是正案用平原引

妙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藥匿其年及其生長

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使物致鬼神也其游以方

徧諸侯無妻子人間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妙在寫得極淺鄙又人皆以為不治生

又一條此法也然其法亦奇

老人游射之地銅器欲識之形固可訪求默識者其技本淺而庸人輒靡然惑之甚矣其証之足以信詐也

直至此始以求仙封禪牽合為一事前此未嘗有也史公筆力奇恣橫七豎八說來而意義自相貫屬看其點睛處即明

筆意連綿飛動令人言外如親親當年

屋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入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

方資性嗜善為巧發奇中能射覆中幽隱之事嘗從武安侯飲

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

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寫得若真若許合人于言

外領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

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官

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拖一句便不板此實文章訣竅少君

言上曰祀竈則致物物謂鬼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字法深妙

黃金節節牽搭支離得妙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幻誕無稽之極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一篇大黃帝是也又引証得奇方土情狀逼真臣嘗游海上見安

期生安期食臣棗大如瓜誕而妙巨或作巨安期生仙者通

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其言不即不離所以羈縻庶弗絕者全賴此種伎倆

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親祠竈句特著失禮之極遣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劑同和合藥物也為

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語帶

調笑深而使黃鍾才素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

生莫能得一求再求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

來言神事矣妙借莫能拖下仙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文成將軍死之明巫醫無所不

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游水郡人發姓根名

病而鬼神下之病字非狂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即病巫所憑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

愈疆與我會甘泉語多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

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了鼎湖一案下特壽宮神君

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為神君

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幻得可笑令時去時

來來則風肅然妙筆最屠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

偶然晝言而夜善形容天子祓然後人因巫為主人關飲食

所以言行下蓋神君以天子為客而享之則如是真

所言之于臣下也弄武帝如嬰兒矣所以言行下謂神君

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奇其

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

秘世莫知也他語以含蓄為妙此却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文成以為

此總原于一念之貪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

神君之稱前後數見各就其事尊稱之想見不根之甚

漢武紀置壽宮神君無酒字其言可從今即作置酒食于壽宮以

有致古文如此等處須各以意會之正不必定求畫一也

壽宮北宮蓋神君之別館多其宮觀以禮重之

惜其方不盡句直從下子誠能修其方

句何謂出來
夫樂大之方
非文成之方
也而武術統
樂大直謂之
能修文成之
方下是知其
每飯不忘文
成也其為樂
天所罔不亦
宜乎
李少君言求
仙忽闢入封
禪可謂誕矣
樂大之求仙
又忽制入河
汝可塞其誕
俞其蓋少君

進說之時方
謀封禪樂大
進說之時方
憂河決于是
小人巧舌依
附各視所急
而中之史公
特寫个榜樣
以為萬世爛
戒
漢法非軍功
不候非出征
不加將軍號
今以一方士
佩五將軍印
且封侯其名

言多方略。二句是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二句是其
盡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
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蓬萊豈
神仙耶其術亦易見矣而武帝英。臣數言康王康王
主信之不疑即前所謂甘心者也。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惟以其身任使者因之証得富
貴可謂然臣恐效文成。又豫為要約則方士皆奄口
巧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馬肝有毒托子
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言不吝大曰臣師非有求人
厚賞也

人者求之。見其甚。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所謂
大言實。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三句含三意便
際處。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臣為賤句神人尚
肯耶不耶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言神人肯則己若
使此所以月餘佩。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
四印有加無已也。擊。方士動是時上方憂河決。點晴而黃金不就乃拜
大為五利將軍。使者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各佩其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
決四瀆。從河決起尋個冠冕題。間者河溢皋陸隄繇
且益見大之巧于說

又多不與何
虛索解妙哉
制詞一首而
其義約畧盡
見真千古絕
高手筆
乾稱萬能二
句隱寓上仙
之旨微妙之
甚蓋飛龍者
昇天之義漸
般者階梯之
象庶幾且夕
遇之言得繼
天而仙人可
翼也自來無
爪會得此旨

無數做作却
並不見其通
言于神人也
故特挿使鬼
一小段與前
鬪其作癡總
見其小技誑
人處

不息。言治隄之徭。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
士而大通焉。號悅惚可笑。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

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按侯表樂通無其地亦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轡斥

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分尚方乘輿服御以賜。又

以衛長公主妻之。有親屬矣。齎金萬斤。謂遣嫁。更命其邑

曰當利公主。藥大食邑在當利。故以天子親如五利

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待之矣。自犬主將相

以下。大主帝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

姑歸竇氏

玉印曰天道將軍。道字作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古讀之無不

笑以示不臣也。致尊其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

神也。又拖一句。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

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與鬪其一段。其後裝

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蓋世榮華只為此一句耳。收

帝之感。俱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

之間。莫不搃挽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收筆與少

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

郊社之禮乃天子親大之事而小人至欲以矯誣荒誕之說立壇令天子親郊無忌憚極矣然武帝於方士之言無不於親郊太一細之事疑而稍君入之道焉

氣。既不見其氣又何從知。上乃遣望氣者佐候其氣。其不遠語荒唐入妙。云。合善望氣者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前云神君者

茲更以五帝為太一之佐。蓋太一即太極也。五帝即五行也。理本尋常。但以鬼道附會之。則可唾耳。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

帝時等。另起一頭。以黃帝作明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

鼎宛胸。地名。問於鬼與區。黃帝時。鬼與區對曰。黃帝得

寶鼎神策。既得鼎。又得神人。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

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

冬至迎日。因以策書推算將來。每二十年即復遇朔

旦冬至。二十推應四百年。合是歲己酉前二十年計

之故。但云三。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

其妄書。以所忠之疑其妄。反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

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

書。申公申公已死。妙無從考較矣。然申公仙。上曰。申

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武帝求安期

軌。以與安期。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札書也。下

通為言。愍甚。綴二日字及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因

申公受黃帝言見其親承衣鉢又云無書獨有此鼎

文於書外附會之也。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因

善見其大可
寶貴也作態
絕妙

自黃帝時萬
諸侯以下皆
雜舉黃帝故
事以歆動武
帝其中且註
且証左牽右
曳絕似考工
爾雅諸書史
公借荒誕之
說以發其奇
橫之文正是

極得意處

此段歸結到
鼎上自作一
大節機軸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
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忽然又窈
妙絕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隨
章法說成一片無端無緒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
令人自入其玄中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
七千神靈所守者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
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
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征匈奴也患百
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杜塞後門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又紆其期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此句
顯幸

雍近鬼與區號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此借一二
事以實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

門者谷口也接會百神于明廷其地即今甘泉而又
謂谷口為寒門寒者幽隱之義百神之

所從出入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如見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

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妙有幹旋正餘小臣不得上乃
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與今市兒談新聞何異然
好怪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又引於

也

也

也

也

公孫卿半日
謬悠之談
媿如見武帝
聽到出神處
特下嗟乎一
歎真千古傳
神之筆

射牛見國語
天子射牛示
親殺也

讀此段要識
得史公筆徑
之奇絕處每
于一段文字
中間破開嵌
入一段使精

從古無此妙
交也如羣儒
采筆射牛
事向本當直
接於是乃令
諸儒習射牛
草封禪儀也
乃於中嵌人
齊人丁公一
段說話可知
封禪仍是求
仙又至且行
三字本直接
束幸祿氏句
也乃又于此
中插入一段
自已議論道

是天子曰嗟乎節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

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應許多與神通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引脉好見封禪事皆從方士悠謬之

談造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無舉行者故其禮

始也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拘伏

傳而羣儒采封禪牽古文句十八齊人丁公年九十餘忽嵌入曰封禪

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

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提出主腦若無此則將以武

烈耶言漸上帝封禪真欲與七十二君爭便可上封其嘗試之也於是乃令諸儒習射

牛遙接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

士之言制議論奇妙極矣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

與神通此等皆武帝心坎中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

人蓬萊士名曰不倫不類高世比德于九皇九皇或

氏兄弟九人正妙于此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破妙甚羣儒既

解亦不必拘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痛惜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

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淺不能暢達其旨歸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

能騁此正所謂牽於古徐偃又曰

一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文而不能騁之實事二周霸屬事三圖封禪事

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事三圖封禪事

出武帝隱衷及諸儒通陋不能以古直匡君為可惜漢武假封禪之名以求仙史紀其事者冠之曰封禪書然只東上泰山立石一事了却封禪公案矣

秦皇遇神人稱之為祖龍武帝遇神人稱之為巨公其言雖誕然自饒古致可想見漢人筆舌之妙方士伎倆將窮必別設一

未決於上。紕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始皇紕諸生之謂。於是上。紕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始皇紕諸生正。三月遂東幸緱氏。且行事禮登中岳太室。直以意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則愈說得逼真。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綴得。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以三百戶之賦。命曰崇高邑。別為三百戶邑名。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中結穴。只此三語。秦人往往立石刻頌功德。上遂漢武刻石而無文意者。即以此為增封之義耶。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封禪事畢矣。只要候神人至。而乘龍上仙耳。故以下求神愈急。然無驗者乃

益發船。無驗者乃益發船二句。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八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仍歸結到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即候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明明有跡而人不可就。視明而再三。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誕甚。却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明是責備廷臣之語。舉宿雷海上。予方士傳車。有乘傳及問使求仙人以千數。又有微者。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起一

難以通其情
公孫卿候神
至此無着
脚武帝雖昏
或而斬斷英
果羅大誅之
將至也則又
引之以土木
之功民窮財
殫至死不悟
千古而下讀
之憤歎史公
所傳之豈
非良史之情
枕哉

一木之功前
特以仙人好
樓居引其端
未幾以芝房
之瑞而止已
而補梁殿于
大天之警帝
已章章矣乃
方士又撫造
青靈臺一段
公案而以復
治明廷殿之
至越正則直
以越俗厭勝
之法為言而
後土木大興

頭明明說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中岳在緱氏置脯
性急不得宜字含且仙人好樓居加一句暗
彙神人宜可致也糊得妙
木之功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
宜侈大通考作益壽延壽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延壽觀二觀此蓋申字法
又一乃作通天莖臺即金莖承露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
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是此段
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與通天
河何與本詔書若見有光云愈悅乃下詔甘泉房中
而附會之也蓋謂神財已意不待
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他求矣故暫止興作

十一月乙酉栢梁裁即通天臺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
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
此二句亦帝意中事後以栢梁災亟上還以栢梁裁
還故未果也殊廷者仙人之館
故朝受計甘泉栢梁既災故姑就甘泉設公孫卿曰
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帝所深慕
處處借作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
入港話頭此句追敘法蓋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
者前曾有此說越巫名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
諸侯卿勇之見前
大用勝服之既曰越俗則豈足於是作建章宮復度
為天子效法哉

看其逢君之
可亦從幽漸
生發下未易
不夫下其所以
由來者高矣
爲人上者蓋
習意于斯焉

此是一篇大
文結本看其
語不多而補
密周匝仍有
餘木以見其
奇偉之氣迥
非尋常所能
彷彿其萬一
也

贊語不作褒
刺以褒刺之
旨具見書中
也

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連用數度字皆就營建之始隨事紀之其

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唐塘中數十里虎

圈蓋爲養虎之圈於迴塘中共大數十里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池中作臺名漸臺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不得遇其真者姑且作其偽者此方士欲興乃立神

土木之根也蓋聊藉此慰帝渴想之情耳

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遂弄成一神仙世輦道相屬

焉今上封禪結穴諸徧於五

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

驗結穴候神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

解無有效結穴許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

羈縻不絕翼遇其真三句結穴癡腸無數貪自此之

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拖一筆從上

無有效虛掉兩個無有驗

一句趣甚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抽

總筆作入壽宮侍祠神語即轉入究觀方士祠官之

意八字中含一篇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

鬼神者具見其表裏通篇無一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名爲封禪書而敘武

帝封禪事極簡畧。故補此句。

封禪書千古奇文。而讀者不能明其中之逐段自成結構。只是通長看去。又因其文甚長。眼光不定。遂如入迷樓者。只知千門萬戶。復道交通。終不能舉其要領所在。未免矮人觀場之誚。今特用摘截之法。單就精神團結筋脈。聯貫處細爲批摘。而安枝布葉之精。鬪角鉤心之巧。豁然呈露。且逐段界乙眼光易注。固讀古之一捷法也。如欲觀其全局。

則線裝充棟。豈限上智之批尋哉。附識於此。文
中云三神山不遠。舟欲近。風輒引之去。讀此篇者
當作如是觀。此卽史公自然其文也。

69
6
111

69
6
111

五言古詩

卷一

當并吹長籟出時史公自來其文母

中云三輔山不盡井為送極轉口之注語此處皆

似懸勢亦謝豈則上降之語其與前篇文曲之文

史記菁華錄

卷二

河渠書

平準書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河渠書

河渠書本以志秦漢治運之利害乃先從大禹治水之源流說入此自是文體宜然非有風刺與封禪書援引不同此段要香其字法奇古變化之妙出筆自能古雅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援引夏書妙絕不勸錄陸行載一作車水行載舟逐句變字泥行其成句陸行載一作車水行載舟逐句變字泥行踏鼂鼂一作橋山行即橋不可強為之說以別九州隨山後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亦逐句然河濟行盜害中國也尤甚忽宕一筆是史公文至此方從洪水獨抽出河來以下皆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引禹貢之文從中插於是此三十字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橫掃八去八議論此引古妙法

此段自言鄭國渠始末自成一篇小文

行平地數為敗自行其意乃斷二渠以引其河至此

河引出渠來斷分也即毛詩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

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八於勃海九州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四句頌文為一篇冒頭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以魏渠引出秦渠而參其中錯

妙八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以與他

人之水利苟已國旦夕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

之安拙極矣寫來可歎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

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總挈一筆下並步浪北

山東注渚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中字古峭後人往往

祖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

也三語婉而秦以為然莫謂秦卒使就渠渠就用注

填關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四斛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寫出美利秦以富彊反應

卒并諸侯反應毋因命曰鄭國渠

自河決瓠子後從田蚡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

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因歌中語其

明年旱乾封少雨乾封者方士荒唐之說耳天子乃

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提於是天子已

先言魏富河內于秦又特著富強卒并諸侯二語所以深借韓之失計也田蚡食邑于鄆河決南注別鄆邑無水災故特持巧說周上以致二十年不寒

用事亦祠萬里沙地在則還自臨決河勵精泥白馬可想

玉璧於河與河神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

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衛俗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

之竹以為楗楗者以竹漸插決口而以次加天子既

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歌極

古雅漢時人主之皓皓肝肝兮閭殫為河言閭閻盡

才如此況文士乎殫為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即魚

石以塞河石日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

剝而山欲平地相與迫同言魚游巨壑道池兮離常流蛟龍騰兮方

遠遊大有左歸舊川兮神哉沛呼神而籲不封禪兮

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鬻桑地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謂久成泛濫

一曰河湯湯兮數瀾浹北渡透兮浚流難二句足上

詳言塞河之工而屬竟榘石尤切榘長菱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

屬言河神雖許我而薪不屬兮衛人罪即東流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楗石蓄舊說解蓄

謂斬竹鑿石即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

竹石之甯耳效如此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宮其上勵精之效如此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仍從封禪書
方一語附會
塞功生來又
云不出巡封
禪亦安知外
間水患如此
甚言封禪之
為益大也憂
民之中仍寓
文過之意妙
甚

舊迹。而梁楚之地復甯無水災。繳應上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

湟。太湟之地不可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

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

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

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別有領會

封禪書。極寫武帝荒侈。河渠書。極寫武帝勵精。然

其雄才大略。正復彼此。可以參看。非彼絀而此伸

也。特採瓠子兩歌。藉掩抑格。自沉雄。先輩謂子

長所以能成史記。亦以當時文章。足供撫拾。諒

散言也。

太湟難曉。閱之可也。
足徧天下。詳觀水勢。而一語斷之。曰甚矣。水之為利害也。善於龍括筆力。最方

漢之計臣有平準令所以平準合所以平準物力之低昂而不使畸重畸輕也史遷因武帝時與利之臣而詳悉其本末名之曰平準書與漢書食貨志相表裏

平準書筆極古峭整齊字字不苟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先由極弊處引起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

作業劇而財匱健自天子不能具鈞駟馬乘一○天

均一馬毛色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三句極言上下匱乏於

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錢一黃金一斤一

字作準字解謂萬準黃金一斤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

餘業以稽市物蓄積多則買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

萬錢馬一疋則百金馬乘二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

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以前賈人饒極故痛抑之孝惠

此段言漢初
事簡故取于
下者甚儉亦
為武帝巧取
聚斂張本

納粟拜爵
之始實本開
端于有道之
文帝豈非萬
世所痛惜哉
然其時實有
不得已者以
封國既多天
下之經費出
息甚寡也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天下初定資其物力故稍弛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吏此句直穿至桑宏羊孔僅之流所以深刺武帝之尊用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賈人兒以病民也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此四句正言官不仰給於民所以轉漕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師之數至約而用亦足漢初名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榆莢錢乃更鑄四銖錢鑄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前但言令民鑄錢今又加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繼得二字見其禁愈寬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利權歸于下其弊日多因始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立鑄錢之禁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但輸之于官爵得至大庶長賣爵一大庶長二千石轉者運于邊也蓋虛銜非實授者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其流益下及徒復作又于爵外得輸粟縣官以除罪贖罪益造苑馬以廣用馬乘而宮室列觀與馬益增修矣此句暗渡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

餘年之間總敘漢興以來見祖宗培養元氣匪國家

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

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各有其妙此段形容富足累

筆大手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

而不得聚會此小段獨詳馬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其職居官者以為姓號此足上句正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足上句正故行義而後此足上句正故

不其然乎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法網疏

因役使貨賄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數

以為豪暴也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

之驕暴與服僭於上無限度數句言封君卿士之奢僭先言

已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過峽自是之後嚴助朱買

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財滿

大喜功此武帝痼疾也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專言其臣為上諱耳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看其逐

變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

換以著人心世

上下屬而及于
後好之以喜
功好事之臣
下屬動財賈
心計之臣得
投間而售其
商賈之智而
前法先公義
細聽後言
帝也其法
嚴合其又所
以著人心世

道之升降也
中間只取物
盛而衰則其
變也八字道
映無限感慨

上已詳明邊
為政司之由
此段作從伐
胡起而文加

言富足累累
百十言不已
今言疲困亦
累累百十言
不已筆力詳
瞻而又疎古
班范輩所遠
不及也

此輩又仰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給天子乃損膳解輿駟
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
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也猶不足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郡名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假子產業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
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

終孝武之世極為天下煩苦者征匈奴
一事也故以上三段陪出此段此段前

云江淮巴蜀燕齊此云天下百姓抗弊以巧法
中外文甚明罰法極整齊

科徭故國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
計日繼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

者除罪
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天子為伐胡盛養馬

數萬匹
天子為伐胡盛養馬
從我胡起豚馬之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
既卒掌者之庶收關中不身
謝勞近郡

此輩又仰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給天子乃損膳解輿駟
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
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也猶不足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郡名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假子產業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此輩又仰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給天子乃損膳解輿駟
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
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也猶不足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郡名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假子產業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此輩又仰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給天子乃損膳解輿駟
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
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也猶不足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郡名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假子產業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此輩又仰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給天子乃損膳解輿駟
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
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也猶不足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郡名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假子產業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此輩又仰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給天子乃損膳解輿駟
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
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也猶不足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郡名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假子產業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以下皆極志
侵牟商賈以
厚國故先以
富民之橫引
起

此...
變...
至...
亦...
諷...
于...
備...
故...
特...
錄...
之...
掌

此等制度當
有食...
精之不直...
為之辭

身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積財利役使貧民轉載百數

居居邑即積貨買賣廢者出貨封君皆低首仰給治

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暗遞入卜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鑄錢

此皆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意在制是時禁苑有白鹿

造幣而少府多銀錫造白金白孝文更造四銖錢將

錢法從源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武帝以來用少

流說下來錢法從源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武帝以來用少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健旬鬼有司言曰有司

之意為天子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占身分處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半兩

法其重過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以其質重故姦民

于四銖磨削其銅以別鑄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以下詳志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此第一等

苑所有利權不又造銀錫為白金又為少以爲天用

得不歸于上矣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得整故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次

變法以... 矣... 而... 此可勝歎哉

下式之為人... 而... 則足以... 其家大用之... 則足以... 則許子... 謂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奸... 雄正為若輩

重幣皆以銀錫為之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

百三日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筆法甚佳謂三銖錢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白鹿皮雖

不可得而銀錫之饒不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

能禁其有也絕倒之筆農丞至此不得不用賈領鹽鐵事桑宏羊以計算用

事侍中天子權貨耳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

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出自長者宏羊

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漢法初抑商賈最

為吏今乃致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前式以家財助邊而不求官為

其事此史家絕頂公孫宏所繼先提明而後倒敘

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方入卜

層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瑣敘式脫身出

分字法獨取畜羊百餘胸有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

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堅忍戮力實買田宅而其

弟盡破其業先欲借弟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難事

更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

難

勿輕看之

對使言言何
句自道身分
此即抵牾一
篇白薦表也

是時原有曹
雷晴罪二例
故使者收案
以問或之
徒欲以
高行
卿不
即小
此罪

下不願為郎
句心事了然
然卒以醇其
志可不謂好
雄矣哉千古
富人中善用
財者呂不韋
卜式兩人而
已

縣官助邊陸然尋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

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亦與鼎俎飯牛之使問曰家豈

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安分式邑人

貧者貸之施德不善者教順之化頑所居人皆從式

此語幾與舜之三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

年成都爭身分矣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

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居然有宰相度然

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此句仍投上之所使者具其言

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

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宏處此真有大臣之畧與願陛

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既不報又式

歸復田牧好是其堅忍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

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方遞入貧民大徙皆仰給

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

民著數絕佳若此時河南土富人助貧人者籍為此

耳再上書則拙矣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

其家半助邊諱之成片妙知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徭

役也如今式又復盡予縣官此只是應著矣是時富

免丁之意蓋自然之勢

語本無甚奇
特要亦前人
垂餘只是言
之適當其時
故妙
成阜天下積
粟之區式以
輓漕功第一
故云將漕最
最上考也

卜式逢漢武
之惡始以利
進飾為樸忠
及致位三公
而致位三公
利權以自娼
于百姓史公
特下一語曰
上由是不悅
卜式蓋觀其
後之所不悅
者而知其前
矣豈非以利
哉言微而旨
顯合讀者恍
然自悟所以

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良賈之智人取我子天子於
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直倒接乃思卜初
式不願為郎畢事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
式之辭郎必仍以願歸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
田牧為說故上云云意中又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
有成算也治民亦猶是也我不知此羅式懷之幾以時起居
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官情殷熱上以式為奇次拜
為候氏令試之候氏便之此是式真遷為成臯合將
漕最上以為式樸忠三拜為齊王太傅官尊矣然式
意殊未賡

齊相卜式上書曰不得不出頭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
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真說得樸忠可天子下
詔曰次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
用詔書雖重後截然必從前敘起固知上之所感于式者深矣今天下不幸有急
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宛轉賜
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式志已辭布告天下與前以
應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絕至
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怒其莫
故假微罪以奪其邑然則乃拜式為御史大夫以貨
式之結怨于眾也甚矣

為長史之筆

平準之法創自宏羊然而輸助公家台天子終不能忘情于官民者式啟之也史公先詳小

式後及宏羊而以式與宏羊不相能結之深心中識早寓隱憂豈僅文章絕世哉

三公者漢初一人而已式志至此始畢辭下乃欲稍自結于民而即見疎斥統觀其得失之際不勝感焉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船有重稅故民不樂為商上由是不悅以致貨物踊貴式欲省之卜式直將前四次愛式一筆反照出來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卜式未來而桑宏羊先用及卜式見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僦費即舟車乃請置大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鹽鐵二物人所不能一日無他物則時貴時賤但就其物貴時即徵其賦以益鹽鐵之饒則鹽鐵之利均而他物之贏餘亦盡歸于上矣其意如此所謂不加賦而用足于古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天子為大賈人矣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又偽以重本抑末平價厲階至今為梗可為浩歎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千古心計小
人所計也其
君者利也又
善其說曰民
不益賦而天
下用饒竟不
知此利竟從
何出此語津
津焉陽炎劉
晏曰惠卿之
徒祖述不休
得温公天地
生財止有此
數不在官則
在民一語點
破而其說備
息仁人之言
其利溥學考

不可不知也

始結平於是天子北至朔方利源既饒侈心益肆
準題目。於是天子北至朔方。用於是二字轉落有
線。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
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小人之效如此
甘心而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人
不悟也。至此方大貴重萬合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
世更不能抑矣。以粟之多寡為免徭役之差。他郡國各輸
身不告緡等并不與告緡錢之禁令。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此敖倉
漕輓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以上細分四款而邊
所集。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史記卷之六

此千古計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以暗
臣衣鉢。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以暗
宏羊之寵逗起。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結語之妙真
卜式好手法。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正獨絕千古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此縣官稱天子也
今宏羊合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快
絕矣出卜式之口更快

太史公曰農王商交易之路通周閒敘起是而龜貝

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
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
甯則長庠序先本繼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

史記卷之六

史記卷之六

歷敘夏商以
求利源之所
以漸開利權
之所所以漸
如掌上螺紋
精細可數人
但知史公之
疏奇其極處
而不知其極
密之妙有非
後人所能夢
見者也

亦反是也。安甯即無事無事者不好大喜功自尋事做
鋒所是也。並不謂世運治亂此中多少回互須看筆
向處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
也。質文二字只借以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
民所多少而納職焉。禹之於利全湯武承弊易變使
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與季世即
有升降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
力為疆君齊魏富疆實措克之所由開然一則業山
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

文章最妙在
相問處一段
臚陳一番淡
岩文之為道

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
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
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此段承上極言其相推
并海內言其利之盡歸一家。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
自此始也。文勢激宕之甚。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
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幣上臚列一番
是文章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指秦并海內但
緩勢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都好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所鑄之款式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也。識音志。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

畢矣

陸中翰義馭
謂吳設子胥
賜以鴟夷而
投之江范蠡
功成之後亦
取鴟夷自號
蓋居安思危
借子胥以自
惕也兩人才
力伯仲之間
幸則為少伯
不幸則為子
胥其得免子
賜夷之沉亦
幾希耳按此

內興功業。却此正言武帝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餽女
子紡績不足衣服。極言其流弊困苦之狀正如本書
筆淡淡收。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
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之妙絕。通應一質一文
終始之變意

越世家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早伏長男見與勾踐
深謀二十餘年伏欲遣少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
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
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居又伏三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
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
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
誅巧于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
立說

解殊妙附錄
之
范蠡既以為
大名之下難
以久居又云
久受尊名不
祥而終不肯
一邱一壑逸
老終年含富
而更求富遊
名而別成名
是何其好勞
而惡逸知散
而仍不忘聚
耶豈真其才
有餘終難靜
息如千里之
驥不行則病

曰澤之獸得
得遂乃樂故
為是紛紛者
耶嗚呼吾不
得而知之矣

此段借以發
明篇首深謀
影于耳非閑
說也

於子。語便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六字可為乃裝其
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致富之本自不可乘舟浮
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落得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
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仍用此四字妙居無幾何致
產數千萬。何苦紛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
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
受尊名不祥。再伏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
鄉黨而懷其重寶。又不肯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

天下之中交身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何苦
紛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
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
公。偏又受朱公居陶生少子。點清生之少子及壯而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
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富翁托大告其少子往視之
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
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
家督。自負不小正恐其少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

少弟是吾不肖。自負能肖其父。是一腔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一片苦心。知中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誠之未嘗。長男既行。亦自私齋數百金。至楚。此念雖急於為弟。然已不甚信其父之言矣。是蠢物自命。跨竈心腸。莊生家貧。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上二句從長男眼中看出。此莊生曰。可疾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勿間所以。然莊生誠之。又長男既去。不

此段用帶敘帶議論筆法。開後人無限法門。韓歐四家多摹倣之。

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但視莊生如無人。并亦視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其父。如老瞶不曉事矣。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提法。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一筆隨手補。此朱公之金。如有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言苟卒。然不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筆力縱。莊生見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

從封錢府就起奇文固為莊生及覆之案然即使突然下赦令而中男得生吾知宋公家督其人者亦必向莊生索還故物終必死其弟而後已也若僅以為封錢府悞之則拙矣

莊生不過刻之士矯節立名之流難以聖賢之事期之用光以燕太子一言之陋搢紳自到以為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况以廉直聞于國之人無端為兒子所嗾滿其能忍乎且彼人者死中用木者當死之罪

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蹴起奇波楚貴人警告朱公長男

曰意外之喜可以坐受私賈一驚字描盡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

救常封三錢之府數百金私賈博得報一虛信可憐昨暮王使使封

之朱公長男以為救弟固當出也徹夜無眠轆轤打算可知重干

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顧不得面莊生目可憎矣

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

救故辭生去索錢巧說酷肖富賈人兒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

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真老獨

自歡幸呆得可憐此時又打算回家奚落其父誇耀其弟許多見識可知莊生羞為

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

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

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

而赦此是真誦不覺自己說出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

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

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此時

獨自歡幸否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

仍欲自殺否竟坐以殺弟之罪妙彼非不愛其弟顧有

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弟之罪妙彼非不愛其弟顧有

所不能忍者也此種膏肓本非教誨可革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

亦非。莊生以私憾。後之。想。好。生。之。為。人。好。示。慎。奇。以。為。節。然。非。可。認。以。情。慰。者。故。朱。公。以。干。金。一。擲。勿。問。所。為。籠。罩。之。若。可。直。告。以。情。則。無。事。紛。紛。矣。

難。故。重。棄。財。然。朱。公。又。每。樂。為。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問。當。時。何。不。早。說。明。若。早。說。明。則。長。男。又。必。自。而。長。負。當。棄。則。棄。自。有。机。宜。矣。蓋。膏。盲。難。破。故。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再。言。之。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前。不。得。已。苦。心。故。范。蠡。三。徒。成。名。於。天。下。此。一。故。字。統。承。能。取。能。棄。不。執。一。途。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重。言。之。歸。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以。陶。朱。公。家。務。終。越。世。家。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天。

下。未。有。不。能。棄。而。可。遂。其。欲。得。之。情。者。也。當。日。樞。李。連。兵。夫。叔。再。舉。其。一。片。雄。心。早。已。吞。姑。蘇。而。籠。泗。上。矣。乃。其。苦。心。焦。思。非。但。不。敢。覷。於。吳。而。并。不。敢。有。其。越。非。但。不。敢。有。其。國。而。并。不。敢。有。其。身。與。其。子。若。女。此。能。棄。之。極。也。棄。之。極。而。後。所。取。者。乃。百。千。倍。於。向。之。所。失。而。不。啻。操。右。券。以。責。之。償。耳。朱。公。長。男。少。有。恡。惜。不。惟。殺。一。弟。而。并。乾。沒。私。賈。之。數。百。金。庸。奴。誠。以。乃。公。事。佈。越。用。斯。人。其。亡。久。矣。此。附。傳。之。微。意。也。

伏龍一段為
篇末陳王故
人生色

鴻鵠是一鳥
若鳳凰然非
也 鴻雁與黃鵠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二人

與他處合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

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國家無事之日而有此等田

豪傑者不知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

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悵悵太息只二

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洋九百人屯大澤鄉。陳

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

期。失期法當斬。擊之于不。陳勝吳廣乃謀曰。合今亡

曰不... 數... 卒... 依... 則... 識... 背... 城... 開... 宜... 魚... 矣

魚... 事... 而... 不... 以... 恐... 聊... 定... 廣... 緜... 真... 後... 之... 所... 象... 無... 非... 假... 造... 而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連下四死字此陳時固不求生也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數用吾聞或聞或以為等字極肖草澤人口吻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亦頗有經緯非莽夫奮不顧身之比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許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臆得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此合其假北鬼神舊註非是陳勝吳廣

喜念鬼曰摹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著此一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謂屯近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畫出吳廣素愛人上段為主此段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以廣為主情景尉果笞廣尉劍挺即挺劍刺之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即挺劍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

成者而世生
方世以爲
長生而甘
心不辭是
識乃出勝
之下矣亦獨
何哉

漢初將相王
侯多起側微
其草野保侮
應不滅此而
獨於涉傳詳
之一以應悵
恨之時而自
爲幕寫一以

固。十。六。七。語不多而宛轉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
大名耳。偏不云死則已而云不死則已皆自必王
侯將相甯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
蘇項燕從民欲也。斷一祖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
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筆氣至攻大澤
鄉收而攻蕲。并收一鄉之豪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狗
斲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陳車六
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先總收一筆則知陳
而陳守令皆不在。草草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勝守
已陳守令皆不在。得奸

丞死乃據陳數日號令召二老豪傑與皆來會計
事。便要稱號矣勝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
廣之器已滿。廣之器已滿將軍身披堅執銳
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祀稷功宜爲王陳涉乃
立爲王號爲張楚。言欲張大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提起許多人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
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野率宮門令欲縛之自
辨數乃置。言自辨多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
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本非欲推恩舊交其意

三

見陳涉而得
一隅之地而
惟以宮殿帷
帳誇耀庸奴
惜其無遠大
之圖故忽焉
殞滅也

語照應欲故人之入宮見殿幄帷帳客曰夥頤涉之

震服欣羨而已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

由陳涉始當時方言調笑之詞必有以夥涉二字代王字者故云爾客出入愈益

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

威陳王斬之蓋斬一客非斬說者也諸陳王故人皆涉器久滿遂無一可觀

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

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

信用之為陳王出脫終是惋惜意多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

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

涉首事也發明所以立世家之意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

家此所以稱世家冢此所以稱世家冢此所以稱世家冢此所以稱世家

涉之傭耕隴土與泗上亭長亦復何遠然高祖以

沛公起事至還定三秦之後猶守項羽故封此其

器識宏遠雖復綿葛儀成搏髀而謹知為皇帝之

貴而其初未嘗妄欲自尊也陳涉甫得數縣之偏

陘而三老稱功居然南面蓋蹄涔之量洞酌已盈

更無可一毫展布則夥涉沉沉亦徒飽傭奴之餓

眼耳曷足貴乎。惟為羣雄倡首。史公故特立世家。以余論之。陳王家且無存。何有于世。豈以庚桑異。鬯俎豆。芒碭遂為此帶礪。永甯之特筆乎。項羽可。以本紀。陳涉可以世家。聖意史公好奇之過也。

外戚世家

外戚傳序括
出命字作全
傳中凡寫遺
逢失意處俱
隱隱有命字
在內

敘次最明割
而絕無一毫
支蔓此等文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求此而得。彼因失意而致遭逢。著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極力至代。代王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也。後

法夾敘
總敘
命後

必嘗為之而始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服其妙也

外戚傳雖為后之昆弟而立然必以皇字若無出色處更公往往

之法如費太后傳大節目只是生女嫫及兩男并爰立等中以數行肆之如就

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也命孝文帝代

王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分敘立

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

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

卒葬觀津以此段引於下段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

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薄太竇皇后兄竇長君弟

曰竇廣國字少君總提兩人即少君年四五歲時家

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人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

少君獨得脫不死白卜數日當為侯以獨全自從其

家之長安家主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七字

君耳中聽出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自又常與其

姊採桑墮用為符信先著一句後又另生上書自陳

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先暗應果

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時與我決於傳

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妮妮入情於是竇后

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如親見當日姊弟相侍御左

贊氏以退讓
稱衛氏以軍
功顯此外威
中之最皎皎
者故特加意
描寫今故祇
錄此兩傳

蓋其家號曰
衛氏因其自
號者而傳之
其實生種至
微不可得而
考也後又云
衛皇后所謂
姊衛少兒亦
子其自謂云
云其實支系
御河是姊非
姊也下可知
也馬遷臨文
弄筆頗著其
醜殆亦刺武
帝之黷夫婦

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借功臣口反形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當時薰灼之極來師傅賓客識見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收得不敢以尊貴驕人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筆頭輕薄致絕出平陽侯邑曹參所子夫曹壽一為平陽主詭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

餘人子夫偏不在良家中妙飾置家武帝祓禱上還因過平陽

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悅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悅

衛子夫也命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敘得

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

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

即貴無相忘寫兒女情懷入宮歲餘竟不復幸忽濃

皆命使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

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

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加倍凡生

之倫而進媚
後之天子至
其論家於衛
可謂克自振
於而不乞歸
柳子奇均
有微詞直王
允以諱書目
之也

衛長君前後
只一點然亦
不肯漏略史
公文字之密
如此

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原敘法娶長公主文
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也命上之得為
嗣大長公主有力焉旁敘法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
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
其事頗覺挾媚道而不能得主此其道誣於是廢陳
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
姊也亦旁敘法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後半轉折甚多敘
故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
倍本乎自喜猶云豈不以得立為天平陽公主曰用
子自幸而乃忘我之力乎

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連綿生下凡九千
萬然竟無子也衛子夫以立為皇后文情如環先是衛長君
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為外戚封為長平侯
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
少兒與篇首蓋其家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
軍侯大書特書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
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不一書皆
也之

朱虛侯立意甚善而行法斬亡酒之人作歌示非種之法迹其所為亦異於危行言孫者之肩矣少年將種負氣自強適有天子實非謀國之全策也

齊王世家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

燕飲用家人禮為燕私之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使治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語有英氣然只謂措軍法

為酒令耳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

太后言耕田歌剛果雜以俳笑使人不覺高后見子畜之笑曰願

而父知田耳亦調笑之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

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令譏熱諷吕雉慄魄吕后默然頃之諸

篇首連敘三
事事有曲
折看其無處
不寫到筆隨
事曲事隨筆
類實有絕之
文。女子小
人交關于宮
豈惟薄之間

豈有不貽
于國家者哉
紀太后漢太
后不過以愛
希恩紀翁主
修成君乃至
以非種奸法
又加以徐甲
之妄誕主父
假之貪鄙險
伎而朱虛力
創之業不祀
忽諸有國家
者何可不深
察也

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牧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
一人臣謹行法斬之。正與孫武斬隊長一樣辣手太后左右皆大
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
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以一番鷓鴣政為劉氏為
益彊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
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只一點私
廟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處分無令得
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點出其姊
然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

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曲而顯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
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
上書請娥。徐甲欲怙寵又是一重公案甲蓋知皇太
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
后事。長句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
宮。主父偃欲聯姻貴戚又一重公案甲既至齊風以此事。寫得有紀
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
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其言亦風且主
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話得好聲徐甲大窮

齊之亡也。亡於主父偃而偃之繼齊起於不得納女後宮偃之欲納女後宮原於徐甲之為修成君女畫嫁齊之策文步齊之用倒生出來之注然其罪戾之端則紀翁主啟之

故先叙在前可知此等文字史公亦先經安詳布置有或竹于胸中而後寫出故能筆下頭萬緒於尺幅之中也

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隱

逗出翁主一案。小人可畏。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註得自然無痕迹新坐

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尋不得聞於天子。收科亦淡主父偃由此亦與

齊有卻。半篇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

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何不竟言

以親疏言之。其意使齊王乃從容言。呂太后時。加從

尚修成君女娥。乃益親矣。潤之譖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

其姊亂。三句撮其大旨要知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

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

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明是書

下其手。其言甚多故曰從容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

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

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主父偃以一女之故

身真千古之至惡人也。天子亦既囚偃。少公孫宏言齊王以憂

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公

宏老儒而往往以一言誅戮人。所謂外寔而內深次骨也。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郡豐人也。以文無害。治文書平允為沛

主吏掾。羣吏之長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

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事給以吏事給吏

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常時有當十大錢秦御史監

郡者與從事。常辦之。御史監郡時何才能辦其何乃

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人言徵何。何固請得

母行。想其心頭眼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

始為沛公之丞。便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

即位為相。只是一事。

沛郡豐人也。以文無害。治文書平允。為沛主吏掾。羣吏之長。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事給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常時有當十大錢。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辦之。御史監郡時何才能辦其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人言徵何。何固請得母行。想其心頭眼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始為沛公之丞。便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即位為相。只是一事。

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藏之。此方是正敘何功第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

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即不屠燒咸陽圖書亦為要

幾不可再得所以加民所疾苦者加民所疾苦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又是第一功漢王以信

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此

以還定三秦帶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鎮同古鎮

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

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

邑輒奏上又是第一功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

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餉

補卒皆絕大重務又是第一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

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疑

第一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

有疑君心也如此危機何全不覺而往往為君計莫

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

前中敘何功
案累俱占興
仁第一等後
半又懸舉高
祖畏惡猜忌
之私皆賴客
計以免禍蓋
漢符功臣至
薄而何以元
功幸保令終
故曲為傳出
以為功臣所
鑒乃他傳所
無也